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七十六

列傳

元三十

楊大淵

文安

李呼喇濟

李庭

史弼

高興

劉國傑

楊大淵天水人與凡大全弟大楫皆任宋大淵總兵守  
閬州歲戊午憲宗兵至閬州之大獲山遣宋降臣王仲

入招大淵大淵殺之憲宗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  
城降憲宗命誅之汪特格諫止乃免命以其兵從招降  
蓬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拜侍郎都行省悉以平蜀之  
寄委之世祖中統元年詔遣兵進攻禮義城掠其饋運  
獲總管黃文才等以歸二年調兵出通川與宋將鮮恭  
戰獲統制白繼源三年出開達與宋兵戰于平田復戰  
于巴渠擒其知軍范燮統制魏興等先是大淵建言謂  
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兄子文安攻宋巴

渠至萬安寨守將盧埴降復使文安相夔達要衝城蟠  
龍山山四面巖阻可以進攻退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  
鄭子發率兵來爭文安悉力備禦大淵遣文仲往援宋  
兵宵遁詔以大淵麾下將士有功賜給海青符二俾事  
亟則馳以聞大淵請於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從之  
入覲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都元帥竒徹同署事大  
淵還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不踰時而  
就四年宋賈似道遣楊琳齋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

大淵南歸文安擒之以聞詔誅琳至元元年大淵謀知  
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  
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過之于板坪連  
戰三日擒祁昌俘獲無算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援復  
大破之二年大淵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  
未下而卒八年追封閬中郡公謚肅翼子文槩襲兄子  
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任宋守叙州以戰死官其長子文

仲文安依大淵于閬州戊午大淵降授侍郎都行省文  
仲亦授安撫使中統元年授文安監軍三年以功遷開  
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佐文淵城蟠龍山築虎嘯城  
至元元年宋兵攻蟠龍大戰敗之文安擒裨將陳亮復  
築方斗城為蟠龍聲援宋兵攻潼川文安赴援敗宋師  
于射洪之納頃宋總統祁昌以重兵運糧餉得漢城且  
遷其官屬于內地大淵命文安邀擊之獲祁昌俘得漢  
守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攻宋開達等州擒其

統制張剛總管伏林宋兵由開州運糧餉達文安率奇兵間道邀擊之獲總管方富攻奪宋金州斷虎隘殺其將梁富擒路鈐趙貴等三年與千戶李吉等攻開州之大通獲統制陳德等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波等由間道襲開州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破其城宋將龐彥海投崖死擒副將劉安仁留兵戍其地宋諸路兵來救四年文安率兵斷其糧道宋兵戰甚力飛矢中文安面拔矢力戰大破之殺其將張德等五年文

仲卒詔文安充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閬州累  
遭兵變戶口凋耗文安教以耕桑鰥寡不能自存願相  
配偶者併為一户充役民始復業遣千戶馬才張琪略  
達州擒宋將范伸王德解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吉嵇  
永興略達州之朱師鄭市擒總管周德新裨將王遷又  
遣總把王顯略達州之泥垵擒管張威遣兵略大寧之  
曲水擒副將王仁七年從嚴僉省攻重慶大戰于龍坎  
敗宋兵攻鐸鐵寨擒其將袁宜何世賢等攻達州之聖



耳城擒宋將王普時仲芟其禾而還又遣元帥蔡邦光  
略開州擒宋將陳俊八年春遣蔡邦光攻達州戰于聖  
耳城下擒其將蒲桂又戰開州之沙平擒其將王順宋  
朱禩孫帥蜀數遣間諜動搖人心文安屢獲其謀閬州  
竟無虞尋遣千戶嵇永興攻開州戰于平燉曲水擒總  
管王道等軍還擢東川路征南招討使九年領軍出小  
寧措置屯田遣韓福攻達州九單山擒宋將張俊遣元  
帥蔡邦光會蓬州兵邀宋師于永睦戰勝之復遣嵇永

興楊彪破聖耳外城獲寨主楊桂築金湯城以積屯田  
之糧且以逼宋龍爪城慮宋兵來爭遣韓福出兵通川  
牽制之與宋兵遇于銚耳山敗之俘總管蔡雲龍等出  
達州牛門斷宋兵回路擒總管李佺李德宋兵輸糧達  
州遣兵于盧灘峽邀擊之擒統制孫聰張順等遣元帥  
李吉略開州戰于瀉油坡擒其提舉李貴及石笋寨主  
雍德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糧開達遣蔡邦光李吉伏兵  
遮之擒裨將吳金等覆其糧船達州兵攻拔龍爪城東

川統軍司命文安兼領之時蓬州兵已去宋都統趙章復據之且出兵迎敵文安與戰破之擒總管王元而還宋都統閻國寶監軍張應庚運糧于蓬州文安邀之于瀉油坡奪其糧并擒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邀遮歸路與戰敗之獲總轄秦興祖譚友孫十一年文安帥軍屯小寧得俘者言鮮汝忠等將取蟠龍之步即遣千戶王新德楊彪等散掠宋境文安自戍蟠龍以備之李吉略由山擒其將葉勝遣蔡邦光楊彪掠竹山寨擒其將

鄭桂莊俊攻宋夔東拔高陽夔巫等寨擒守將嚴貴實  
世忠趙興因跨江為橋過宋兵往來之路還攻牛頭城  
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遣蔡邦光略九君山擒其將孫  
德柳榮趙威時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開達二州汝忠  
家屬尚留開文安曰達未易攻若先拔開州俘其家屬  
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乃遣蔡邦光率千戶  
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蟠龍以為援十二年諸  
軍夜銜枚薄其城遣死士先登斬關以入宋軍潰散擒

趙章及守將韓明父子文安遷汝忠家屬于蟠龍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汝忠率所部詣文安軍門降悉還其妻孥財物趙章子桂楫守師姑城遣兵招之亦降洋州龍爪城守將謝益固守併力攻之擒統制王慶益彙城走復遣元帥李吉稭永興千戶王新德等將兵以鮮汝忠往招由山等處八城尋遣兄子應之往招都勝茂竹廣福三城皆降之進攻梁山宋將袁世安堅守文安焚其外城拔忠勝軍殺守將王智擒部轄景福

移兵攻牛頭城殺守將何威遷其民進圍萬州守將上官夔戰守甚力文安解圍去攻石城堡諭降守將譚汝和又招降鷄冠石馬三聖由木牟家下隘等城進圍白帝城夔帥張起巖堅守不出文安以師老乃還宋都統弋德復據開州文安築城神仙山以逼之十三年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輝經畫東川宋梁山守將袁世安遣使約降文安以白德輝德輝即遣文安將兵招之世安遂降復進軍攻萬州遣徐政諭守臣上官夔降夔不從

夔帥張起巖來救遣鎮撫彭福壽擊破之盡殺其舟師  
俘其將宋明萬州奪氣文安悉力攻城夔巷戰死遣使  
招鐵檠三寶兩城守將楊宜黎拱辰降分兵略施州擒  
統制薛忠殺守將何良奪其城十四年進攻咸淳府擒  
其守馬壘十五年攻紹慶守將鮮龍迎敵兵敗就擒蜀  
境已定獨夔堅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海由巫  
峽進兵西川僉院挾夔守將親屬往招之文安遣元帥  
王師能將舟師與俱張起巖遂以城降入覲文安以所

得城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  
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七年諭降散毛諸洞蠻遙  
授文安參知政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進中書  
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踰月卒子良之襲

李呼喇濟一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  
石門山從汪世顯以城降呼喇濟隸皇子奎騰為質子

從征西川累功為管軍千戶都總領佐汪德臣

按元史  
作汪惟

正誤今據汪  
德臣傳改正

立利州乙卯將兵三萬取合江大獲山宋



劉都統率衆謀焚利州沙市次青山呼喇濟設伏取之  
俘獲甚衆戊午以兵趨劍門覘伺宋兵運糧于長寧追  
至運曲埧奪之憲宗南征呼喇濟掌橋道饋餉事從攻  
苦竹隘山寨先登斬守將楊立獲都統張寔招降長寧  
清居大獲山運山龍州等寨大獲山守臣楊大淵納款  
已而逃歸憲宗怒將屠其城德臣謂呼喇濟曰大淵之  
去事頗難測亟追之迺單騎至城下大呼入城曰皇帝  
使我來撫汝軍民一卒引入甲士環立呼喇濟下馬執

大淵手謂之曰上方宣諭賜賞不待而回何也大淵曰  
誠不知國朝禮法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遂  
與偕來一軍皆喜呼喇濟入奏憲宗曰楊安撫反乎對  
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亂也  
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綏軍民從臣以出  
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  
諸軍又為一郡生靈命脈所寄故不知其懼憲宗悅復  
大淵故官己未總帥汪德臣没于軍命呼喇濟以其軍

殿後宋兵水陸晝夜接戰皆敗之部軍皆青居人賞賚  
獨厚遂與富察都元帥守青居治城壁儲芻糧招納降  
附宗王穆格承制命呼喇濟為鞏昌元帥中統元年瑛  
塔哈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呼喇濟從汪良臣進討力  
戰殺瑛塔哈等於陣二年授鞏昌後元帥輝圖叛遁入  
西蕃從宗王追襲擒之四年詔賜虎符呼喇濟不受對  
曰臣聞國制將萬軍佩虎符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臣  
何可復佩帝命於總帥汪惟正下充鞏昌路元帥所屬

官悉聽節制達吉叛於西蕃呼喇濟以千騎往執之至  
元元年入覲命與注良臣還蜀守青居六年授夔東路  
招討使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絕大梁平山兩  
道十年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之之故及今措置  
之方呼喇濟附奏曰初立成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  
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來攻失於不備軍官皆年少不  
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廣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備  
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最為急務今蒙古漢軍多非

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  
措畫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不可闕  
一又當任賢遠讒信賞必罰修內治外戰勝攻取選用  
良將隨機應變則邊郵無虞矣尋將兵赴成都與察克  
布哈同權省事已復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七年每戰  
輒勝十四年授延安路管軍招討使十五年圖嚕叛于  
六盤山呼喇濟以本路軍會巴爾斯台趙炳及總帥府  
兵於六盤山敗之於武川俘其孥還授四川北道宣慰

使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  
辰沅之界蠻獠叛服不常二十二年詔四川行省討之  
參政竒爾濟蘇左丞汪惟正一軍出黔中僉省巴拜一  
軍出思播都元帥托察一軍出澧州呼喇濟一軍自夔  
門會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迎敵者盡殺之  
遣諭其酋長率衆來降獨散毛洞覃順走避崑谷力屈  
始降二十三年以老病乞歸帝憫之得還羣昌元貞二  
年入覲授陝西行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卒謚襄敏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富察氏家於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從伐宋襄陽守將呂文煥以萬五千人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範方與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殺二人槍折倒持回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槍復奪後軍槍力戰敗之九年進攻襄陽東堡焚其樓破一字城十年大軍攻樊城庭運薪芻土牛填城壕立雲梯屢中砲墜城下裹創再登殺獲甚多樊城破襄陽降以功授管軍總管十一年從巴延發襄

陽次郢州郢在漢水東宋人復於漢水西築新郢

按巴延傳

巴延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與此作東西互異

以遏我軍

庭與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盪舟由藤湖入漢攻沙洋新城砲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砲墜城下矢貫胷氣垂絕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授益都新軍萬戶師次漢口宋將夏竦戰艦橫截江面軍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計由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攻之大軍渡江武磯堡亦破遂從阿珠轉戰至



鄂州順流而東十二年與宋將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  
二十餘宋軍潰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其船擊斬其護  
岸軍聞夏貴欲由太湖援臨安亟出兵迎戰裕溪口敗  
之諸軍攻常州庭鏖戰奪北門入十三年至臨安宋主  
降巴延命庭等護其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唐  
古特等防護宋主赴燕世祖嘉其勞有旨汝在江南多  
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違我太祖成憲  
者汝其往征之加漢軍都元帥庭至哈喇和琳鴻和爾

之地越嶺北與色埒默諸軍大戰敗之移軍河西擊走  
叛臣和和追至大磧而還諸王錫里濟托克托穆爾反  
庭襲獲之啓皇子哲伯特穆爾賜之死復引兵會諸王  
納爾琿渡塔密爾河擊走其餘黨河西悉平十四年入  
朝賜益都居第單河官莊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十七  
年授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  
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  
卒存者十一二繼以父歿歸益都二十四年宗王納顏

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塔布岱金嘉努  
來拒戰衆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蘇軍繼進  
流矢中胷貫脅裹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衛百  
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乃不復出庭策納顏必遁乃引  
壯士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敵驚潰帝問何以知  
之庭曰其兵雖多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  
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命庭將漢軍與阿爾  
婁將蒙古軍並進遂擒納顏帝南還庭又親獲塔布岱

金嘉努以功遙授中書省左丞二十五年納顏餘黨哈坦多羅干復叛於遼東詔庭討之大小數十戰弗克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脅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砲夜沂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遂敗哈坦多羅干走高麗死進尚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庭因奏令漢軍之力困於北征若依江南軍每歲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著為令宗王海都犯邊帝命阿爾婁與庭議所以為備庭

請下括馬之令凡得馬十一萬匹軍中賴其用拜平章  
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成宗即位眷遇尤至武宗出鎮北  
邊庭請從行成宗憫其老不許繼奉旨北征輝圖至野  
馬川而還俄有中使傳旨拘漢軍馬以濟北軍且令焚  
其鞍轡行糧諸物扈從至上都大德八年卒至大二年  
追封益國公謚武毅子大用以哀毀卒大椿益都新軍  
萬戶大誠後衛親軍都指揮使

史弼字君佐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穆呼哩兵南

下蠡守閉城自守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  
民自保吾與其束手以死曷若死中求生乃率鄉人數  
百家請降穆呼哩書帛為符遣還既而州破獨彬與同  
降者得免弼長通國語膂力絕人能挽強弓里門鑿石  
為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潼關守將王彥弼竒  
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弼從鑄往  
北京近侍和爾台見弼所挽弓以名聞世祖召之試以  
遠琛連發中的令給事左右授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

宋攻襄樊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三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殺其將牛都統襄陽降上其功升副萬戶從丞相巴延南征攻破沙洋堡至陽羅堡巴延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為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巴延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鄂州平進軍駐瓜洲巴延授弼三十人使立木堡據揚子橋宋將姜才以萬衆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下柵木發砲石擊之殺千餘人才敗走十三年才復

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才見弼兵少進復圍之騎  
士挾火鎗刺弼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百人  
及出圍追者尚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

按宋史姜才  
傳云才出真

州高郵萬戶史弼將兵擊奪才  
與戰連旦弼幾殆與此互異

會援兵至大破之才奔

泰州守將朱煥以揚州降制授揚州路總管府達嚕噶

齊兼萬戶俄遷黃州等路宣慰使十五年升江淮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行黃州等路宣慰使盜起淮西司空山

弼平之十七年平南康都昌盜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



二十一年黃華反建寧春復霖雨米價湧貴弼即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寧輟吾俸以足之省不能奪益出十萬石民得不飢改淮東宣慰使二十六年平台州盜楊鎮龍拜尚書左丞入朝時世祖欲征瓜哇謂弼曰諸臣為吾腹心者少欲以瓜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九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往征瓜哇以伊克默色高興副之弼以五千人合諸軍

按經世大典云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

兵二萬海舟千艘  
齋一年糧謹附識  
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

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至  
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  
關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瓜哇與隣國葛郎搆  
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為葛郎主哈只葛當所  
殺其婿土罕必闍耶攻哈只葛當不勝退保麻喏八歇  
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  
求救弼與諸將進破葛郎兵哈只葛當走歸國高興言

瓜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哈只葛當出降併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伊克默色許之遣萬戶敦珠卜丹甘珠爾布哈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國土罕必闍耶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

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  
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於是朝廷以其亡失  
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  
阿爾婁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  
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以  
所籍還之拜江西行省右丞三年遷平章政事加封鄂  
國公卒於家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方挽三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

虎跳踉大吼衆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至元十一年挾八騎詣黃州謁宋制置陳奕奕使隸麾下且奇其貌以甥女妻之十二年丞相巴延伐宋至黃州興從奕出降授千戶從破瑞昌之烏石堡張家寨進拔南陵行省上其功世祖命興專將一軍常為先鋒宋張濡殺使者嚴忠範等於獨松關巴延使興討之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擒張濡十三年宋降巴延北還留興以兵取郡縣之未下者降建德守方回婺州守劉怡衡

婺二州已降復叛章焞自為婺守興以五千人復婺州擒章焞斬之進薄衢州連戰赤山陳家山園江山縣斬首三千級俘五百人獻魏福興等七人于行省餘盡戮之衢州平追宋嗣秀王與擇入閩與擇據橋陣水南興率奇兵奪橋進戰殺觀察使李世達擒興擇父子及其

小王二下興化降宋參知政事陳文龍

按宋史陳文龍傳文龍知興化

軍城陷被執文龍即不食械繫至杭餓死是未嘗降也本傳誤

制置印德傳等遷管軍

萬戶十四年還鎮婺州充衢婺招討使復從都元帥蒙

古台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寨屠福成寨十五年詔興  
立行都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討降叛人黃華高日新  
高從周等十六年入朝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  
何不少留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  
隱得獲之物帝悅曰直臣也興因奏所部士卒戰功頒  
爵賞有差遷浙東道宣慰使討處州福建及溫台海洋  
羣盜平之十七年漳州盜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久  
不能下詔以興為福建征蠻右副都元帥興都元帥鄂

勒哲圖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擊之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半山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燃薪焚其柵遂平之十八年盜陳弔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扼險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弔眼走保千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州悉平十九年改浙西道宣慰使降人黃華復叛急攻建寧興疾趨興福建軍合獲華將二人追至赤巖華赴火死二十三年累拜江淮浙東行省叅知政事平婺州處州温



州徽州漳州諸盜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

按百官志至元十五

年併江西行省于福建十五年福建自為行省二十二年以福建行省併入江西二十三年又併入江浙而不

載復立行省事豈拜右丞瓜哇黥使者孟琪詔興為平傳誤歟抑志闕歟

章政事與史弼伊克默色帥師征之明年浮海抵瓜哇

伊克默色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澗瓜哇主壻土罕

必闍耶降進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當又諭降諸小

國哈只葛當子昔刺八的昔刺丹不合逃入山谷興獨

帥千人深入俘獲之還至答哈城史弼伊克默色已遣

使護土罕必闍耶歸國具入貢禮興深言其失計土罕  
必闍耶果殺使者以叛合衆來攻興等力戰却之遂誅  
哈只葛當父子以歸詔治縱瓜哇者弼與伊克默色皆  
獲罪興獨以不預議得免成宗即位復拜福建行省平  
章政事大德三年汀州總管府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  
法召入對盡得其誣狀阿里伏誅改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十年改河南至大初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  
皇慶二年卒追封梁國公謚武宣元統三年加封南陽

王子玖珠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烏庫哩氏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為隊長至元六年選漣海兵取襄陽授益都新軍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宋兵窺伺衆出取薪大出兵來攻堡國傑等以數百人敗之斬首四千級由是有名從略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還破宋兵於襄陽下再攻樊城被傷血戰世祖聞其勇召見遷管軍總管從巴延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漢水不得下巴延謀取黃家

灣堡以入漢國傑先登拔之從破沙洋新城十二年敗  
孫虎臣于丁家洲進萬戶復從阿珠取淮南別軍揚子  
橋托宋兵道宋以萬衆夜奪堡擊走之擒其都統張林  
宋將張世傑盛兵出焦山來禦師施鐵繩聯戰船破江  
中以示必死阿珠率諸軍進戰萬戶劉琛由江南繞其  
後國傑與董文炳左右夾擊之焚其戰船世傑軍大潰  
追奔圖山奪黃鷄船數百艘帝壯之因呼曰劉二巴圖  
以漢軍都元帥將衛兵定北方十六年諸王托克托珠

反寇和琳國傑度其衆悉至營中必虛選輕騎襲之獲其衆萬計托克托殊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來降十九年召為征東行省左丞征日本

按百官志及日本國傳立

征東行省及征日本事並在至元二十年

會黃華反建寧乃命國傑以征東

兵會江淮參政等討之破赤巖寨黃華自殺二十二年

罷征東省除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多盜拜本省左丞國傑至羣盜以次降諸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復反不如盡阮之國傑曰

多殺不可況殺降乎吾有以處之矣乃相要地為三屯  
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之  
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為巢穴  
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為良民  
會討廣西諸盜詔國傑趨赴之斬數百人進平懷集諸  
寨賊二十六年肇慶清遠懷集金林諸賊保險自固國  
傑鑿山而入掩殺殆盡由賀州移軍道州攻拔赤水賊  
寨二十七年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之諸將曰此他

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患將難圖豈可以彼此言耶  
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數千逆  
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  
陣衆從之賊大敗奪所掠男女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  
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女曰  
吾劉二巴圖也民驚以為神因告別盜所在國傑乘霧  
突入其巢賊衆驚亂官軍搏之擒殺甚衆二十八年置  
湖廣等處行樞密院

按百官志至元十九年詔于岳州  
立行院二十八年徙岳州行院于

鄂州則非於吳年  
始置也傳恐誤

遷副使還軍武昌時知上思州黃聖

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為表裏寇邊二十九年詔國傑討  
之賊衆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  
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  
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拔其

寨聖許走交趾擒其妻子斬之

按經世大典至元二十九年聖許叛元貞元年

取走交趾獲其妻女大德元年遣其子志寶赴宣慰司  
復挾志寶走交趾六年使人告降且乞還其妻朝廷羈  
縻之紀年紀  
事並異本傳  
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索聖許交趾竟匿不



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為屯田募度遠諸獯人耕之為兩  
江蔽障蠻人莫敢犯三十年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  
地惟劉二巴圖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命無遷他官初  
黔中諸蠻既內附復叛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  
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為  
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成宗即位  
赦萬頃等亦不降帝以命國傑國傑馳至辰敗賊魯萬  
丑於桑木溪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

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坎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斷  
其臂國傑從之麾諸軍攻石農坎賊不能支棄寨遁遂  
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進至千餘  
里元貞元年即軍中加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  
溪洞宋時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  
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志復其制繼又經畫  
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  
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

巨賧中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大德五年羅鬼女子  
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陷貴州詔國傑  
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討之賊兵勁利且多健  
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  
棄盾偽遁賊乘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仆國傑鼓之賊  
大敗追戰數千里七年擒斬蛇節宋隆濟等西南夷悉  
平詔領其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賞賜加厚八年還鎮國  
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僚屬入問疾國傑曰交賊不

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酋則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  
遂卒國傑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為國宣力雖  
身膏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且善推誠得士  
心故能立功如此追封齊國公謚武宣子托歡尚憲宗  
孫女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七十七

列傳

元三十一

李德輝

張雄飛

張德輝

馬亨

程思廉

烏爾古澤

趙炳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幼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稍足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時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兆地隸世祖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博多納為使時汪德臣

原文作汪世顯考世顯卒于癸卯歲距憲宗癸丑已十年顯係訛誤今依汪德臣傳改歸正

屯重兵

於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觀進取每苦乏食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為直陸挽興元水漕嘉陵未

期年而軍儲充羨中統元年授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偽鈔結死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遂起為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為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至元元年授太原路總管五年徵為右三部尚書七年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已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疑其愛妾所為鞠之立服遂杖其夫



而論妾以死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為輔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時重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分建行樞密院於東西川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剝掠民不得有其子女懼而不來耳嚮者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輩不

能正言明告反示以詐使懼而叛去堅其必死之心中  
使不論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非玩寇而何況復軍  
政不一行且敗矣未幾瀘州叛重慶圍亦潰十四年詔

以德輝為西州行院副使復瀘州十五年再圍重慶拔

之紹慶

原作紹興誤今  
依地理志改正

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皆

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  
乃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又為書  
以禮義禍福反覆譬解之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郎既

而合州遣李興張邵調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為書  
縱歸使諭其將王立辭益剴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  
怨懼誅即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德輝  
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皆言立狙詐不信特  
以計致公延命晷刻耳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能  
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人之功者  
誠懼公等憤其後服快心屠戮吾來為國活此民耳即  
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

七年置行中書省以德輝為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  
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  
討之將壓境德輝適被命在播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  
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首阿察熟德輝名曰  
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  
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  
德輝以其言上聞詔許其降乃改鬼國為順元路其後  
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

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及卒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為位而祭王立衰經率吏民拜哭播州安撫使何彥清亦率其民立廟祀之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罷其兵柄徙居許州尋復命守河陰留家人於許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兵屠許雄飛方十歲李變服與俱還寓潞州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終弗得遂入燕居

數年盡通國言及諸部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世祖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公輔器也帝命驛召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帝稱善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敏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

臺以前丞相塔濟爾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會議立尚書省雄飛力爭于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適過臨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之盡沒其家資雄飛與主爭辨辭色俱厲主不得已惟挾其奴以去入為兵部尚書平章阿哈瑪特在制國用司時與伊瑪都木

達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耶衆默然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哈瑪特皆下吏欲殺之雄飛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囑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為也阿哈瑪特怒奏出雄飛為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



飛曰吾非治匪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  
細民以乏食羣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  
此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  
接溪洞獠人乘間抄掠雄飛遣楊應申等往諭諸獠悉  
感服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與德  
山寺僧將為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  
且新附之民當以靜鎮之兵不可遽加徐察之果如所  
言先是荆湖行省阿爾哈雅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没入

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稅賦

按阿爾哈雅傳載行省荆湖時禁將士毋侵掠

其下無敢取民之菜者又云其取民悉定從輕賦語異本傳

雄飛請歸其民於有司

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為民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以子呼遜為中書右丞行省

江淮恐不為所容奏留雄飛不遣阿哈瑪特死拜參知

政事阿哈瑪特用事日久賣官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

先自降一階於是僥倖超躡者皆降呼遜有罪敕中書

雜問呼遜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

曰我曾受否曰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  
伏辜二十一年册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  
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  
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降輕刑之詔雄飛剛直蘆慎  
始終不易其節嘗召見於便殿諭曰若卿可謂真蘆者  
矣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鈔將出又詔加賜金及金酒  
器雄飛受賜封識藏于家後阿哈瑪特之黨以雄飛罷  
政矯詔追奪之中書左丞耶律埒克勸雄飛自辨雄飛

曰吾不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政虞今日耳又可自辨乎二十三年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于官子師野宿衛東官時阿爾哈雅入覲請以為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為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試掾御史臺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為經歷官歲乙未從南征壽

畫調發多出德輝丁未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遠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槊喻曰創業

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昇付後人傳  
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  
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  
也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  
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  
本衣食之所從生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  
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  
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

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  
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  
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  
曰今而後此禮勿廢世祖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  
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  
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  
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昆布哈  
者使掌兵權勲舊則如呼圖克者使主民政則天下均

受賜矣是年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  
造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陸辭又陳先務七事曰敦孝  
友擇人材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  
嘉納壬子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  
而受之德輝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  
行從之仍命提調真定學校世祖即位授河東南北路  
宣撫使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耄不遠數千里  
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戴之若神明中



統二年考績為十路最帝勞之命疏所急務條四事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材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三曰易世

官而遷都邑四曰正刑罰而勿屢赦遷東平路宣慰使

東平賊夥獄繁遇賊奸窮之不少貸

按王暉行狀云宣慰使巴拉以盜賊

充斥獲者欲處之死德輝曰吾豈敢曲法從汝妄殺乎巴拉以聞帝曰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可從之史傳不

載謹附識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糶粟十萬斛保赫鼎

議官賦蠶絲令民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至元三年召參議中書

省事五年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糜廩幣者敕按  
之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  
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若痛繩以法  
則人不自安宜易其部署選武毅才略者任之又時委  
司憲者體究庶革其弊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  
輝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  
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卿當力  
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

糾彈女謁母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

其徐行之

按行狀云有旨令趙彛使日本命中書議執高麗詔以進德輝曰彛本宋人萬一所言不

實恐妄生邊釁奏止

之史傳不載謹附識

德輝請老命舉任風憲者疏烏應

哩貞等二十人以聞尋卒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

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與元裕李治游封龍山

時號為龍山三老云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少孤事母孝金季習為吏庚

寅太宗始建十路徵收課稅使河北東西路使王晉辟

亨為掾以才幹稱擢轉運司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薦  
亨於世祖召見潛邸甚器之既而籍諸路戶口以亨副  
巴崇孟克撫諭西京太原平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弗擾  
癸丑世祖征雲南留亨為京兆權課所長官亨以寬簡  
治之不事掎克凡五年民安而課裕丁巳憲宗遣阿勒  
達爾等覈藩府錢穀亨時輦歲課銀五百錠輸藩府道  
出平陽適與之遇亨策曰見之則銀必拘留不見則必  
以罪加我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焉避而過之阿勒

達爾果怒遣使逮之世祖詢亨曰汝往得毋撫汝罪耶對曰無害願一行既至拘係之窮治百端竟無所得已未從攻鄂州北還遣亨馳驛往西京罷所僉軍并撫諭山西河東陝右漢中既還復遣轉餉江上軍實中統元年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畜糧五萬石欲轉餉大安軍計備直萬緡衆推亨往亨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四年遷陝西西蜀廉訪都轉運使亨上便宜

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本二曰中書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惟賢官不必備今宰相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理萬幾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便民條畫已多有伺往往視為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行至元三年進戶部尚書時有賈胡恃制國用使阿哈瑪特欲貿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為辭帝以問亨對曰交鈔

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七年立尚書省仍以亨為尚書領左部亨上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無濫尋為平章阿哈瑪特所忌以誣免官會國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里為右丞姚樞為左丞亨為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餽未嘗有闕十年還京師帝方欲柄用之遽嬰疾卒

子紹庭

程思廉字介甫東勝人父恒為沿邊監權規運使解州  
鹽使思廉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謹厚聞  
命為樞密院監印哈坦行省河南署為都事時方規取  
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  
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多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  
卧不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騷動衆必  
驚疑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疑  
之至元十二年入為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哈瑪特繫



獄尋出為河北河南道監察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  
饑徵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若然民  
已不堪命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二十年河北復大  
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思廉  
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  
悉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衛輝懷孟  
大水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版即  
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為患衛人德之二十六年立雲

南行御史臺

百官志作二  
十七年事

思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

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宣布威德使毋自外  
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  
始有從學問禮者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平陽  
諸郡歲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思廉為請得輸河東  
近倉舊法決事咸有議劄權歸曹吏思廉自判牘尾某當  
某罪吏皆束手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剴切與人  
交有終始其於宗族尤盡思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

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卒謚敬肅

烏爾古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爾古部因以為氏父仲侻有奇節遭金季世憤無所施用遂縱酒陽狂以自晦然教澤特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珠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索多下兵閩越辟為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

府于南劔州守臣張清行都督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  
縣往往復從宋索多時軍浙東建信告急謀于衆曰我  
軍當何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  
伐木務除其根當光向南遂度兵閩關八戰而至南劔  
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收福州進攻興化拔之索多  
怒其民反復下令屠城澤諫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  
急攻泉州旦暮且失守若出興化遺民使走泉南煽動  
之彼將膽落而潰是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

也索多喜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脫死者甚衆世傑得逃  
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明年索多自廣州還擊  
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  
以外多壁壘為之援也第翦其外應潮必覆矣乃分兵  
攻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遂拔潮馬發死馬命知興化  
軍繼改軍為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  
是吾民復生父母也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  
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

而撫育之郡中惡年少以資求竄民卒伍冀後得計功  
版授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毀所授誅其尤無良  
者貪暴始戢始陳瓚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  
吏援例將籍其產澤語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從瓚  
者猶蒙宥民奈何連坐亟為令曰民不幸誅誤從陳瓚  
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貨產竝給其族姻有司無所  
與吏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  
及時平行省議籍為兵澤白行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

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  
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  
禮士知嚮慕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  
約蘇穆爾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  
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  
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二十六年丞相僧格建議考  
校錢穀天下騷動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  
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為獨不然

此直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二十八年

原傳蒙上二十

六年作明年今据世祖紀及僧格傳改正

僧格敗約蘇穆爾伏誅澤始得釋

二十九年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兩江荒遠與百蠻

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為教民至今

遵守之歲饑發官粟以賑既發乃上其事邕管徼外蠻

數為寇澤循行得院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

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陂水墾田菜

八塌以節瀦洩得稻田歲收穀為軍儲邊民賴之詔擢



為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五百石澤曰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粒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雷州地近海潮汐蓄其東南陂塘鱣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塢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塢六以制其羸耗醜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

支別為牘設守視者時其啟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  
廣鴻竝為膏土民歌之曰烏鹵為田兮大父之教渠之  
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生兮無旱無澇至大元年改  
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以母年踰八十  
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謚正憲妻杜以夫  
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子良楨自有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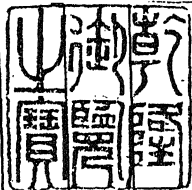
趙柄字彥明惠州灤陽人父宏國初為征行兵馬都元

帥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盜驚異舍之去甫弱冠以勲舊子侍世祖於潛邸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為撫州長中統元年命判北京宣撫司事北京控制遼東番夷雜處號稱難治時楊果為宣撫使問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至元九年授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於秦詔治宮室悉聽炳裁製王府吏卒橫暴擾民即建白繩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改請若自處

之自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先是以解州鹽賦給王府  
經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  
已不堪炳啟王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與其  
裒斂病民孰若施澤於民乎王善其言遽命免徵會王  
北伐詔以京兆一年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足  
佐軍用可貸歲賦以蘇民力令下秦民大悅十四年加  
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為常王既  
北伐六盤守者搆亂炳自京兆率兵捕誅之十五年六

盤再亂復討平之王薨被旨入見詢及民間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柄恣為不法帝大怒令乘傳偕敕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收炳及其妻孥囚之平京北崆峒山炳子仁榮訴於上詔近侍馳驛脫炳且械琮黨來琮等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撫髀歎曰失我良臣俄械琮等百餘人至帝親鞠問盡得其情既各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

之人所蓄物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為治喪具詔雪  
炳寃贈中書左丞諡忠愍子六人仁顯仁表仁榮仁旭  
仁舉仁軌俱登顯仕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

七十八至  
八十一

編修<sub>臣</sub>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八

列傳

元

三十一

楊恭懿

郭守敬

楊果

魏初

王恂

楊桓

王構

焦養直

孟攀鱗

尚野

李之紹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書無不讀尤深于易  
禮春秋後得朱熹四書集注數日人論日用之常天道  
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  
盡禮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受至元七年與許衡  
俱被召恭懿不至按世祖紀召高陸儒者恭懿不至事在至元九年與此異衡拜中  
書左丞數于丞相安圖前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

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  
四皓故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師既  
入見世祖遣國王和通勞其來又親詢其鄉里氏族師  
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侍讀學士圖克坦公履請設  
取士科詔與恭懿議之恭懿言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  
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書幾從事實  
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才矣帝善之會北征  
恭懿遂歸田里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詔

于太史院改歷十七年進奏曰臣等編考自漢以來歷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元歷更日立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

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  
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  
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歷紀漢太初止  
用平朔法大小相見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  
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  
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  
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唐傅仁均造戊  
寅歷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頒大人皆異之竟

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歷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歷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八年歷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勞也投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後屢徵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

名臣事著作  
中山間喜人

父良潛心伊洛

之學天文律歷靡不精究恂穎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歲己酉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恂從學於磁之紫金山癸丑薦之世祖召見于六盤山命輔導裕宗為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書以

進世祖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于太子起居飲食慎為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言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為忠厚帝深然之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



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論著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板既差則摹之于紙無不差者詔擇勳戚子弟使學于恂恂卓然以師道自任及從裕宗撫軍青海乃以諸生屬許衡衡告老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于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寔疏欲釐正之知恂精于算術遂以命之恂薦許衡能明歷之理詔

赴闕命領改歷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銜及楊恭懿  
郭守敬等考歷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  
推算極為精密至元十六年授太史令十七年歷成賜  
名授時歷頒行天下尋以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  
內侍慰諭之未幾卒延祐二年追封定國公謚文肅子  
寬賓並從許衡游得星歷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  
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  
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祖榮通五經精于算數水

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昺王恂同學紫金山榮使守敬

從秉忠學中統二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

按齊

履謙作行狀云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兵後橋淤失所在守敬甫冠為審視地形按指其處得之河

東元裕文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

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

州以南于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

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

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  
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  
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濬泇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  
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派處引水由溢陽邯鄲洺州  
永年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  
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  
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  
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

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  
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授提舉  
諸路河渠尋加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  
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  
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  
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  
牐堰皆復其舊二年遷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  
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

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  
一支東派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  
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  
有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致  
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又言當于金口西預開減  
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  
之十二年丞相巴延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  
山東可通舟者為圖奏之初秉忠以大明厯自遼金承

用二百餘年寔以後天議欲修正未果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以文謙與張易領之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歷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

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短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厯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



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  
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  
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  
至于日晏帝不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  
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宜  
遣使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  
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  
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

測驗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鉞勒凡二十  
七所十七年新歷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  
帝王之事莫重于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  
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以後歷經七年改創法者  
十三家迨至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  
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  
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

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  
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  
曰白道交周其法視古皆密可以施之永久十九年恂  
卒時歷雖頌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  
定藁守敬于是比次編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  
成二卷歷議擬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  
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  
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

卷二至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諸官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散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盧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

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至通州凡為牐七

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堤閘以過舟止水

河渠志作壩閘

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

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于是復置都

水監俾守敬頌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牐倡工待

守敬指授而後行事

按王圻續文獻通考云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

凡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

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

歲數十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於皆罷

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名

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  
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于澄清輝稍東引水與北渠  
河接且立碑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  
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  
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  
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其所言為  
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  
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

其言不用耳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  
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著為令延  
祐三年卒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  
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中統四年補濟  
州教授後召為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歷日序  
文辭典雅遷秘書監丞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  
得玉璽于穆呼哩曾孫碩廸家者桓辨識其文曰受天

之命既壽永昌

崔或傳作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乃頓首言曰此歷代傳

國璽也亡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  
于今日乎即為文述璽始末上之成宗即位桓上時務  
二十一事一郊祀天地二親享太廟備四時之祭三先  
定首相四朝見羣臣訪問時政得失五詔羣臣以時侍  
講六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徒七行誥命以褒善  
叙勞八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儀以肅宮庭十定官  
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講究錢穀以裕國用十二訪求



曉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國子監不可隸集賢  
院宜正其名十四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  
增內外官吏俸祿十六禁父子骨同奴婢相告訐者十  
七定婚姻聘財十八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復  
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郡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  
加優異二十一為治之道宜各從本俗疏奏帝嘉納之  
未幾陞秘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秩漏歸克州大德三  
年以國子司業召未赴卒桓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

著六書統六書沂源書學正韻行於世

楊果字正卿其先蒲陰人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為業  
登金正大元年進士第為偃師令以廉幹稱金亡楊與  
辟為河南課稅司經歷史天澤經畧河南復用為叅議  
時兵革之餘法度草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  
統元年命為北京宣撫使至明年拜叅知政事至元六  
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大修學廟俄以老致政卒于家謚  
文獻果性明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于樂府微時避亂

河南娶羈旅中女後登科歷膺仕竟與偕老不易其初心人以是稱之有西菴集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末之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終構少穎悟弱冠以詞賦中選為東平行臺掌書記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遣丞相巴延伐宋先下詔讓之命構屬草以進世祖大悅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至杭取

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於京師十三年遷應  
奉翰林文字陞修撰歷吏部禮部郎中慮囚河南多所  
平反改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治書侍御史屬

僧格為相俾與平章

墓誌作翰  
林承旨

博果密檢覈燕南錢穀

兼督逋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宿盧  
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謂博果密曰設有罪構當身任  
不以累公也會僧格誅乃免成宗立由侍講為學士纂  
修實錄書成叅議中書省事有上書陳利便請搜括田

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力言其不可得不  
行以疾歸東平久之起為濟南路總管諸王從者怙勢  
行州縣民莫敢忤視構聞諸朝徒之北境學田為牧地  
所侵者理而歸之官貸民粟歲饑而責償不已構請輸  
以明年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未  
幾卒

按袁桶撰墓誌云贈大司徒魯國王謚文肅

構歷仕三朝練習臺閣典

故祖宗謚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  
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虞數十人後居清

要皆有名于時子士熙南臺御史中丞士點淮西廉訪  
司僉事皆以文學世其家

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貞祐三年進士補

尚書省令史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不當立

德陵事疏奏不報金將武仙軍次五塚山

金史武仙傳  
作聖朵寨

不進使璠往諭之聞仙率餘衆保留山璠直趣仙所仙

引一吏與璠辨璠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

軍奈何不加禮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山谷而左

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仙不能屈璠復激使進兵不應比還金

主已還歸德復遷蔡州

按金史武仙傳初保留山及敗於柳河乃走聖宗寨哀宗走歸

德遣璠問道召之與本傳叙次互異

金亡璠乃北還世祖居潛邸聞璠名

徵至和琳訪以當世之務璠條陳三十餘事卒于和琳

賜謚靖肅無子以初為後初好讀書尤長于春秋中統

元年辟為中書省祿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

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

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  
應詔帝雅重璫名詢知初為璫後歎獎久之授國史院  
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  
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  
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于上都而不能酬大卮者免其  
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  
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  
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臣昨聞



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而正上下也疏入  
帝欣納之仍諭侍臣自今毋復為此舉時襄樊未下將  
括民為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  
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叅官諸州刺  
史上任三日舉一日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  
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  
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勸農  
副使劉宣自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司事歷為中丞卒子

必復集賢院侍講學士

焦養直字無咎東昌堂邑人夙以才器稱至元十八年以真定路儒學教授超拜典瑞少監二十八年賜宅一區入侍帷幄陳說古先帝王政治帝聽之每忘倦嘗語及漢高帝起自側微誦所舊聞養直從容論辨帝即開納由是不薄高帝大德元年成宗幸柳林命養直進講資治通鑑因陳規諫之言賜酒及鈔萬貫三年遷集賢侍講學士七年詔傳太子於宮中啓沃誠至至大元年

授集賢大學士謀議大政悉與焉告老歸而卒謚文靖  
子德方興國路總管府判官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曾祖彥甫以明法為西北路招  
討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彥甫執不從後三日  
得實皆釋之攀鱗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竒童金正  
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招討使歲壬辰汴京下北歸居  
平陽陝西帥府辟為詳儀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  
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數十事大抵

勸上以郊天地祀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于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為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一日與論王鶚許衡優劣對曰王鶚文華之士可置翰苑許衡明經傳道可為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命同太常議定禮儀攀鱗夜畫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俄以病西歸帝令就議陝西四川行中書

省事四年卒延祐三年贈平原郡公謚文定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至元十八年徵為國  
史院編修官二十年出為汝州判官廉介有為二十八  
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涉旬  
遂無事改懷孟渠河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  
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河渠官遂  
罷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  
丞相哈喇哈斯始命野分學于上都以教諸生上都分

學自野始俄陞國子博士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  
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  
不可勝用矣仁宗在東宮野為太子文學多所裨益時  
從賓客姚燧諭德蕭顛入見帝為加禮至大元年除司  
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為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  
國學郡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四年拜翰林直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詔野赴吏部試用廢補官野多所  
優假或病其太寬野曰今初設此法異將來者習詩

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延祐元年陞集  
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未幾移疾歸四方來學者益  
衆六年卒追封上黨郡公謚文懿野性開敏志趣正大  
事繼母以孝聞辭典雅一本于理子師易蘄州路總管  
府判官師簡奎章閣侍書學士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幼從李謙學家貧教授鄉  
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修世祖實錄薦授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

文積十餘事併付之之紹援筆立成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矣大德二年間祖母疾辭歸復除編修官延祐三年累遷國子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為事至治二年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踰年告老而歸泰定三年卒之紹平日自以其性優游少斷故號果齋以自勵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七十八